

Carson英雄傳(四) 被忽略的腕表設計師—— Eric Giroud

Part of Photo : Jonann Sauty

上期跟大家介紹了 Gerald Genta，我心目中 20 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腕表設計師，遺憾他已與世長辭，那麼要數 21 世紀的腕表設計師會是誰呢？就是這次的主角——Eric Giroud。Eric 與 Gerald Genta 的最大分別是他至目前為止也沒有建立自己的品牌，因此一些腕表業外人士會對他的名字感到陌生，甚至完全沒有聽過。

究竟 Eric 有甚麼過人之處呢？讓我們先看看他的背景，Eric 是設計師出身，參與過的項目種類繁多，包括傢俬、電子用品及各種日常生活用品，但早期的工作皆與腕表無關。直至一次偶然的機會，Eric 收到一份腕表設計計劃書，這對當時的他來說是一個大挑戰，因為他過去沒有接觸過腕表設計，對此毫無概念；但樂於接受挑戰的他接受了這份工作，亦由此展開其腕表設計生涯。

Eric 開始腕表設計工作後，發現腕表世界有很

多滿懷熱誠的人，充斥著很多不同的設計概念及夢想，讓他感到極具吸引力。自 1997 年出道至今，Eric 設計過很多腕表作品，早期曾合作的品牌有 Mido 及 Tissot，後期較為人熟悉的有 Vacheron Constantin、MB&F 及 Harry Winston，著名作品有 Harry Winston 的 Opus 9、Romain Jerome 的 Spacecraft、MB&F 的 LM Flying T 及 FOB Paris 的 Clous de Paris 等。Clous de Paris 並非高價腕表，所以 Eric 的作品並非身家雄厚的人才可以擁有。雖然剛提及的大多是獨立品牌或新興品牌，但其實 Eric 參與了很多傳統品牌的設計工作，但因為是商業秘密，恕我不能與大家分享。

過去我曾跟 Eric 緊密合作，不妨借此機會跟大家分享。在 2007 年，國內腕表品牌上海牌找我當顧問，商討創作一款新表，因我與 Eric 相識之故，便招募了他與香港設計師李永銓一同參與設計。整個項目共創作了兩款陀飛輪腕表，其中一款採用了手上鍊機芯，當中的挑戰是腕表設計需要遷就機芯規格，故他

們設計了很多款型，最後品牌選擇了比較簡潔的一款，元素亦能帶出國產特色，字釘及表盤設計都蘊藏故事。

對腕表設計師而言，有否機芯限制會帶來完全不同的設計方向，如果存在限制，發揮空間會較小，例如一些計時機芯本來適用於 36mm 表殼，但現在要用於 42mm 腕表，無論是按鈕位置或副盤擺位，可供改動的自由度其實不多。也有一些品牌會讓 Eric 在完全沒有框架限制下進行創作，待他完成設計圖後，再跟工程人員商量如何製作機芯及表殼。所以有否機芯限制於 Eric 而言是一個重要考慮。

Eric 的腕表設計包含多種不同元素，而他本人不太喜歡花巧設計；不過，他的簡潔並不同經典傳統，我們可見其創作的腕表造型都很新穎，想法前衛，例如 MB&F 腕表的形態佈局都跟傳統腕表相距甚遠。所以，我所指的不愛花巧是指作品設計會以較簡潔清晰的方法進行，例如 LM101 腕表。

這些年來，Eric 贏過很多設計獎項，作品不時登上 GPHG 的頒獎台，如 2009 年的 Harry Winston Opus 9、2012 年的 MB&F Thunderbolt N°4、2013 年的 Delaneau Rondo 36、2016 年的 MB&F Legacy Machine Perpetual 及 2019 年的 MB&F Legacy Machine FlyingT，此外，2010 年的 Swarovski D:light 及 2015 年 MB&F HM6 Space Pirate watch 都是 Red Dot Design Award 得主。從得獎名單可見 Eric 參與了很多 MB&F 的腕表設計，所以 MB&F 的成功除了 Max 居功至偉，設計師的努力也不可或缺。

回說那款上海牌陀飛輪腕表，該腕表推出市場時反應熱烈，我覺得著實是很值得收藏。雖然後來因品牌策略方向改變，未有與 Eric 繼續合作；不過，在那兩三年的合作過程中，我與 Eric 的交流變得密切，也讓我更深入了解他的工作思維，這亦令他成為我心目中最敬佩的 21 世紀腕表設計師，希望大家日後可多留意他的消息及產品。M



MB&F LM101



FOB Paris Clous de Paris



上海牌陀飛輪腕表

09 — CARSON CHAN

瑞士高級製表基金會
 FHH 首席華人教授及獨立表評人

